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黑籍冤魂 第十二回 開藥方庸醫殺人 禮懺事窮僧顯丑

卻說阿蔭一死，大家不曉得是什麼緣故這樣死得速。後來有個下人，在壁腳沿拾到了他擲去的咬殘麵包，上面的鴉片，蘸著猶濃厚未乾，拿來給主人看了。阿蔭的父親，再到外間煙室查看煙缸，內中有缸煙，蘸痕猶在。於是疑心他是誤食生煙而死，不知其中尚有一段情節。這致死的原因，雖然不差，但他所以死去的速，卻還有一半未能知曉，就是在他大哥伯和房中吃的煙膏湯。這在瑞庵當時，雖有些悲傷，事過也就忘了，鎮日一燈相對，什麼都不放得他心上。只有這阿蔭的母親，膝下沒了個小兒子，覺著孤淒，沒有人陪伴鬧熱，心中苦苦淒淒，憂念不釋，憂憂鬱鬱，漸漸的積成病來。請了幾個醫生服藥，只是沒有效驗。

常言道：「心病難醫。」他是生的思兒病，兒子不能復活，他這病怎會得好？廣東地方的有名醫生，全都看過，藥亦是涼的、熱的、表的、散的、攻的、補的都已吃過，卻都不能療得他的心病。這許多有名醫生，用藥與射箭一般，大家把他當做靶子，卻沒有一人能入彀，倒說是參苓罔效，和緩無靈。其實醫生的本事平常，都是浪得虛名，沒有什麼真實本領在那裡。

一日，有個鄰居舉薦一個醫生來，這醫生姓包名濟生，說三代祖傳，是有名的包一帖。瑞庵平日也聞得這包一帖的名字，遂叫個家人去請他來診。

這包濟生雖然是個世醫，卻是少年落拓，父母過後，貧無聊賴，方才貼起醫生招子來。論他的本領，卻半點沒有，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腎還要讀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腎。《湯頭歌訣》恐怕也背不出，《素問》、《靈樞》是更不必說了。起初掛牌，也還有人請教，但要是他到，只要一服藥，好的總要被吃壞，活的總要被吃死，所以叫做包一帖，又叫做包送終。他住在城北嚴橫街，人家指他住的街叫閻王街，把他當作催命鬼，所以他的生意，一些沒有。

這幾日正是窮得過不去，灶內無柴，釜中無米，還要吃鴉片。忽然有人來請他去出診，拿這請封，買了些柴米。剩下的錢挑了兩箒鴉片，勉強過了癮。坐乘轎子，到吳瑞庵家來，已是半夜光景，口裡倒說生意忙，所以來遲。那知他已幾日的吞土皮，不曾見有個人上門。好在這吳瑞庵家中，也是俾晝作夜的，夜半更深，正是他家中的日中午時。

包濟生進得門來，一路不住的把鼻子來嗅。你道他嗅什麼？原來吳瑞庵家中吃煙的人多，每個屋中俱有煙鋪，一路的煙味，送到他鼻子管來，惹得他垂涎，所以不住得把鼻子來嗅這煙氣。到得病人房中診脈的時候，對面煙室裡吃煙，正在吃得濃厚，聽說醫生到了，瑞庵過來接待，開口時，這口裡的煙氣衝過來，引得醫生癮發。診過脈，到起坐裡來開方。那煙室的門簾捲著，室中煙氣，順著風一陣一陣捲進他的鼻管，把他那些煙癮蟲攪得在他肚裡骨碌碌翻身。

這時的包濟生，眼花繚亂，呼欠呵呵，提著一管筆，倒像有幾百斤重，拿來當把掃帚在紙上亂掃。脈案開好，胡亂的寫上幾味藥品，卻都寫在桌上。

旁邊有個狡猾的家人問道：「先生，這時候贖藥來得及麼？」他道：「來得及，這藥鋪無論何時都可敲得門，他那藥鋪門上，有個小門，時候晏了，不開門，這藥方就在小門裡塞進去，叫他贖藥。」那家人道：「但不知這小門有多大？一張八仙桌抬得進去麼？」包先生道：「贖藥只須把藥方帶去，為什麼要用八仙桌？」家人道：「先生的藥方，寫在八仙桌上，要贖藥自然是要把八仙桌抬去才好。」

包醫生聽了這話，仔細一看，一張藥方，半張寫在八仙桌上，自己好沒趣，只好說：「錯了，錯了。我今日看的病多，人是看得困乏，所以一張寫完，忘了換一張紙。」遂重拿過張紙來，開完了，起身要走。一個家人說道：「先生還要費心。」

醫生又是一驚，以為自己又鬧了什麼的笑話，連忙問道：「什麼？」家人說：「宅中有個老媽子，也在那裡害病，要請先生順便看看。」包醫生道：「好好！」立起來跟著這個家人就走。到得老媽子困的地方，叫老媽子伸手過來診脈，老媽子病得人事不知，是害個熱病，正在熱盛的時候。一個家人，把他手拉出來，讓包醫生診脈，有心作弄這包醫生，拿他的手背朝著上面。

包醫生糊裡糊塗，把三個指頭捺上去說道：「病勢沉重，已沒有了脈息。」家人好笑，說道：「先生診的是手背。」包醫生聽了，驚得汗流浹背，遂強辯道：「不差，這是脈訣上有的，叫『脈有反關，動在臂後。別由妙訣，不干證候』。」幸虧他還記得這幾句脈訣，可以遮飾過去，不然，就要當場出丑了。診完了脈，開了一個表散湯頭，這老媽子的病，果然一劑而愈。那老夫人的病，卻被他一劑藥，催送上路，有氣早變成無氣了。

瑞庵見他妻子一死，心中十分感傷，然人死不能復生，只得料理喪務，買棺盛殮，命兒子成了服，擇吉開喪，買了一塊地，安葬事訖。這喪務都是托人照料，自己吃煙要緊，哪裡有工夫幹辦喪事。

喪葬既畢，不料他自己也生起外症來，背上墳起，紅腫如碗口大小，疼痛難熬，叫喊之聲，日夜不絕。痛得他鴉片也不能吃，皮肉日漸潰爛，膿血淋漓，腥穢之氣，令人不可向邇。委頓牀褥，不及旬日，竟嗚呼哀哉！

他兩個兒子伯和、仲勛，哭了一場，將他父親來殮了，也擇個日子，替他父親開喪。但他兄弟兩個，都是無愁公子，大的年才二十，小的猶只得一十七歲，平日一些不學，單單只管吃煙。他父親一死，更覺六神無主，全憑著幾個家人們，顛倒播弄。到了開喪日期，弔客已絡繹在堂，孝子尚在過癮。

出殯之日，各局俱齊，預備起棺行喪，等孝子出堂行禮，等等多時，只不見孝子出堂。那執紼送葬的人，都等得厭煩，見幾個家人，扶了他兄弟二個出來，靈車出門，剛走得幾條巷子，他兄弟已是彎腰曲背，步履艱難，扶孝子的人，弔著他兄弟而行。人家見他涕淚滿面，只道他悲哀，誰知他煙癮未曾過足，到得墳頭，好像兩隻死鼠一般，家人連忙開上幾筒鴉片，讓他們吃了，方得成禮。

葬事既畢，回家去放蕩的吃煙。七終百日，請了幾班僧道，到家來做功德，他兄弟並不知什麼悲哀，過足了癮，與僧道去閒談。這僧道中，也有吃鴉片的，啐經理懺的時候，志心朝禮，南無天尊，念得響亮。一時煙癮要發，那法鼓、金鐃、木魚、雲版，都是無精打采的敲著。經懺法事，甫過得一任，吃煙的僧道，把蒲團、拜墊、椅子、凳杌、東橫西豎，鋪了幾張煙榻，這裡一副煙燈檯，那裡一副煙具，大家吃起煙來。

他兄弟見了，並不去見怪他們，倒去和他們講論煙膏的好醜，煙癮的大小，問他們平日，這鴉片是在庵觀、寺院、廟宇內吃的，還是在煙館裡吃的？他們有的說在煙館裡吃的，有的說是在廟宇裡吃的。

有那狡猾的說：「神廟佛宇，法戒森嚴，不准吃煙，要吃只能到煙館裡去。我們誦經禮懺，法事太忙，想吃些煙借力，年深月久，遂致上癮。所以我們吃煙，並不是像居士們閒著把鴉片消遣的，卻有個不能不吃的緣故在內，算不得是我們僧道的壞品。」

也有那憨直的說道：「神廟佛宇，雖然不准吃煙，但只瞞世人，要在無人到的地方，沒有人的時候，這煙也可吃得。僧道的戒律，本是做與俗人看的，只要掩飾得過，有什麼不好吃煙？比這吃煙再壞的事情，我們寺院裡面還有咧。」

這個僧人說了這話，惹得大家好笑。他們的師兄師弟，卻怪他多言，說他這樣胡說，不像個受戒的僧人。然而他吃鴉片正在吃得高興的時候，又說道：「這吃鴉片，在煙館裡有幾種好處：第一是散心，第二是可以聽得新聞，第三是吃煙的伴侶多，不愁寂寞。若有了什麼疑難之事，到煙館裡訪問訪問幾個老者，可以商量出個計策，這識見閱歷，也可由此增長起來。你看那許多訟師，經手詞訟事件，不多是在煙館裡面會話的麼？」